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 
第八十三回 馬成龍奉調汝寧府 老俠客泄機平安莊

詩曰：一層霜蹄骨亦寒，廿年辛苦據征鞍。 即今日近長安遠，從古天高蜀道難。

金盡可能長作客，錢多容或好升官。

世人不棄君須棄，破瓶何曾見復完。

楊永太一聽天寵之言，說：「你要問顧煥章那日探峨嵋山南山口之事，我知道。你先別忙，咱們喝著酒，我告訴你就是。」吩咐擺酒。下面嘍兵答言，不多時把酒擺上，三個人落座吃酒。

楊永太說：「王義士，你今年高壽了？」無寵說：「三十一歲。」永太說：「我聽人說，尊駕孤身一人，並無妻室。人生在世，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。你想想，要是照著義士，你如何是個了結？」天寵長歎一聲，說：「我此時哪裡有閒心去辦理那些閒事，我先替我恩兄報仇雪恨，然後再說。」永太說：「我給王義士你保一門親事，就是我長兄之女，今年二十四歲。不說是德貌兼全，也算是知三從、曉四德。你我都是綠林中的人，何不作這一門親戚？我兄長也有依靠了，我兄弟二人並無子嗣，不知義士尊意如何？」那王天寵一聽，說：「老寨主所說，我本應從命。無奈一件，此時我有大事未曾辦完，實不敢應允。」楊永安也不答言。楊永太說：「既不應許也可，咱們喝酒吧。」王天寵方才說：「尊駕說過，我那恩兄顧煥章受害之事你知道，何不先指示明白我哪？」楊永太說：「你要問那件事，我告訴你吧，我知道不能與你說。你是大清國的人，我是天地會的人，『桀犬吠堯，各為其主』，你可知道？你要是應允了我保親之事，我就把那顧煥章被擒、受三釘慘死之事，是誰拿的他，我再慢慢的與你說，你知道了。」王天寵本來是迷了山，也不知道這座山寨離峨嵋山有多遠，一聽楊永太之言，說：「老英雄，我就應允你，我連聘禮都沒有。」楊永太大喜，說：「不必聘禮。有你一句話就是了。留下你一支鏢，就是定禮。」王天寵掏出金鏢來，交給了楊永太，站起身來拜見岳父。楊永安甚喜，說：「賢婿，方才我讓你上山，我就有心與你說，怕你推辭，多有不便，故此我聽說吾二弟一來，吾甚喜悅。我想你二人是故舊之交，我出去暗中告訴他來與你說。我這座山名三岔山，往東走奔湖廣地面，往西走是峨嵋山，往南奔漢中。前者我帶著女兒在天下各處找擇了一回婿，也未遇見一個英雄。我原有此心，訪一個天下成名的英雄。再未想到今天得了乘龍佳婿。」三人重新吃酒。

王天寵又問說：「顧煥章被擒受害，叔父請道其詳。」楊永太說：「我此時在天地會之內，不過是觀瞧妖人之變，早晚我就要替國家除害，刺殺了妖人，老未得其便。倭侯爺顧煥章那日是在南山口內鎖龍山夾溝口內，落在滾板之內，有巡查南山的金槍會總文繡拿住，送給勇南公爺飛虎宋天雄那裡。後來有忠勇一字並肩王馬杰把他要了去。我想要去救他，天已然大亮，聽說用板釘在北山口內青龍嶺上。據我想，那馬杰乃是北五省的英雄，行俠作義，他焉能害他？他其中必有緣故。我手下兩個人都認的顧煥章的，叫他二人瞧瞧是真是假的。他兩個瞧了瞧那被釘之人，渾身是血，五官帶著重傷，瞧不明白。你訪能人入山，見馬杰去，就知是死是活了。此時山裡頭更緊著，有七層圍子，都有人把守，出入總有腰牌為證，怕有奸細入山。」王天寵說：「我要入山，進的去進不去？」楊永太說：「進不去，你又與妖道對過陣，別時會中人也認的你。你訪能人入山，探馬杰的口氣，盜他的八卦鉞與太阿劍。把你的金鏢給我一支，如有人進山，你也與他一支金鏢為質，我作內應。」王天寵一聽，說：「我往哪裡去訪能人哪？」楊永太說：「浙江宜興縣西海岸獨龍口總兵張廣太，他在那裡廣收攬英雄。你歇息幾日，再去上獨龍口。我這就告辭了。」天寵伸手掏出一支金鏢，交給楊永太，送出大廳，二人分手。王天寵住在山寨以內，次日天明，暫且養病，見那些嘍兵都往後山空場耕種稻田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至新春三月。王天寵的心病也好了，想要起身告辭。楊永安備酒送下過去，不知所因何故。」楊永安說：「你等下山，追上就說我與王姑老爺請他們上山。」嘍兵答言下山就追。

書中交代，馬成龍這是往哪裡去？因大營神力王帶病，賊人也不出山來，攻了兩次山，官兵帶傷之人不少。這一日，來了一角文書，是穆將軍的文書，來調馬成龍、馬夢太、李慶龍三個人。是因天地會老會總任山，他前者由獨龍口帶隊，統路在僻靜深山之內，探聽吳恩搬回峨嵋山去了，他暗暗的派他這手下的餘黨改扮逃荒之人，奔河南界。那日到了河南地界邊聚齊了，派雲南二勇士小長萬楊平為先鋒，大耗神梅峰為接應，合後糧台搬山雕陳忠。外有張寶仁、任鳳山，逍遙會總與太平會總，大小只是四十八家會總，大兵十萬，進取汝寧府。那一日，取了汝寧，分兵取歸德、夏邑、虞城等處。警報早報到河南巡撫慶安保，慶大人調各處提鎮協帶兵剿滅，一面奏明瞭朝廷。康熙聖主派建威將軍、侍衛處領隊大臣穆詹與蔡榮，帶十萬精兵征剿河南會匪。派兵部侍郎汪平為提調參贊大臣，奉旨挑滿漢侍衛八十名，頭侍衛韓托保、韓三保、薩哩善、哈三保等眾人。那出都之時，想起本隊官兵人等都是八旗滿漢之人等，並未打過軍需，不知賊人的情形。有人說：「跟神力王大營內的馬成龍、馬夢太、李慶龍三個人，久戰天地會八卦教，何不把他們調來，一同征剿？」老將軍去了一角文書，那神力王接著文書，怕路上不甚好走，派夢太、李慶龍二人帶五百馬隊，馬成龍為統領，發了路引關文，三人起身。那營內與他三個人相好的朋友，都來給他三個人送行。謝祿、韓虎二人帶奮勇隊送出營外，加營交令，仍歸前鋒營胡大人管轄。

馬成龍等三個人，那日路過三岔山，馬隊進山路走的快，嘍兵如何能追的上。三個人玩玩笑笑，在路上非一日。那一天，到一座鎮店，是南北大街，路西有一座大店，三個人帶隊進店，安了公館，下馬入西上房。有伺候他們三個人的差官，送進淨面水來。夢太把帽子一摘，衣服一脫，把辮子挽上，蹲在那裡洗臉。李慶龍也就摘了帽子在那裡擲土。惟有山東馬坐在那椅子上一聲也不言語，面帶怒容，不甚樂。馬夢太洗完了臉，站起身來，笑嘻嘻的說：「馬大哥，你不洗臉哪？」馬成龍也不答言。夢太不知道是為什麼，心中不解。聽見山東馬說：「你們這兩個人還了得嗎，連一點規矩也沒有了，那兵丁見了你們應該如何？我是個統領，你兩個人是我的屬員，進了公館，我先坐在這裡，連帽子戴著還未解，你們兩個人一路混排場！」夢太一聽，心中說：「好朋友，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，不念故舊之交。」連忙穿好了衣服，戴上帽子，說：「大人要早吩咐，我二人連在一處屋裡住都不敢。我想咱們是朋友，才無拘束。」李慶龍也把帽子戴上了。二人心中不悅，臉上不敢帶出來，勉強帶笑，與成龍說話。成龍一笑，說：「你這個東西，每日與我玩笑，今天我要笑笑你兩個就不成了？我真要往你兩個人充大人，我早就充了。也等不到今天！你兩個人要酒，咱們喝酒吧。」三個人脫去衣服，入座吃酒。天有初更時分，馬夢太一拉李慶龍到外邊，說：「他是笑笑咱們，明天到半路之上，他是分文都未帶著，他的領項也在咱們手內，咱兩個人如此如此，餓他一天，也叫他知道知道。」說罷，二人進了屋，又喝了會子酒，吩咐撤去殘桌安歇。

次日天明起來，用完了早飯，算還了飯帳，出了店門，往前行走。天有午牌之時，暮春之際，天氣甚熱。前邊有一個樹林兒，三人見了樹林，說：「站住歇歇。你看前邊有兩條大路，不知哪是正路？」三個人下馬，坐在馬繫上。眾兵丁也下了馬，在林子旁邊等往人，好訪問路徑。夢太望成龍說：「馬大哥，咱們哥兒倆是結拜的兄弟，晚夜晚上你就不對，不應該那樣玩笑。照著那樣交友，我拿開水澆你。」馬成龍一聽，說：「已然過去的事，何必如此？」夢太說：「你過去了，我沒過去哪。從此我越想越有氣！」成龍說：「你有氣別與我說話，我不是朋友，你別交我。」夢太說：「很好，跟我的人帶馬過來！咱們下站見，前站等你們去。」說著上馬，從人收拾物件，帶二百五十馬隊，竟自去了。馬成龍回頭與李慶龍說：「李大人，你瞧他這個人對不對？不應該這樣辦法。自己哥們，何必要這個樣子！」李慶龍說：「不對，是你不對！你們兩個人當初與顧煥章在神前一拜之交，自倭侯爺一死，你二人應該親近才是。為什麼玩玩笑笑，是所因何故？你說說。」山東馬一聽，說：「不願意交我就散！」李慶龍說：「跟我的人哪，帶馬過來！」上馬說：「我頭前走了。」馬成龍一瞧兩個人帶隊走了，說：「跟我的人哪？」左右一瞧，並無一個。自己

猛然醒悟，說：「好個馬夢太！這號東西，他知道我是沒有帶著銀錢，他兩個商議好了，故此那麼才走去了。我何不上馬追他二人？他二人打算餓我一天，我明白了！」自己站起身來，也不要馬紮啦，伸手方要拉馬，聽見東樹林外邊有人歎息說：「罷了，生有處，死有地，該當我今天死在此處。」